

## 第一章 談好的婚事

寧蘇城裏，茶寮酒肆，青樓賭坊，角角落落，大家都在談論兩件大事——一是陶二爺今天要回城了，二是陶二爺要成親了。

這可真的都是天大的事，皇帝老子的事都沒這兩件事大，畢竟天高皇帝遠，看不著、掂不上，但陶二爺可是他們心裏比皇帝還要大的財神祖宗。

於是，陶風清還沒回家，去陶家送禮的人都排著隊了。

馬車裏，陶風清闔著眼，丫頭夏荷正拿著一個剝好的雞蛋，小心翼翼的在他嘴角揉著。

突然馬車顛了一下，她手一抖，用多了些力。

陶風清吸了一口氣，罵了一句。

夏荷忙跪下，「二爺恕罪。」

陶風清睜開眼，嫌煩的揮了一下手，「這姚家的小子看著文文弱弱的，拳頭卻長得跟鐵團子似的，爺是靠臉吃飯的，下回不毀了他的臉，我叫他一聲爺。」

車裏還坐著一個人，一身灰白長衫，皮膚有些黑，卻是斯斯文文的一張臉，他戲謔的道：「長得文文弱弱，拳頭就得跟棉花似的？要不，二爺受我一拳，再回個味？」

「滾！」陶風清撈過夏荷手上的雞蛋朝他砸了過去。

陶賀手輕輕一擋，便將雞蛋握在手裏，他也不嫌棄，張嘴就吞了。

陶風清被他氣笑了，罵了一句，揮手讓夏荷出去了。

「姚家的小少爺和林將軍那個庶女據說是青梅竹馬長大的，人家就等著時機到了上門去提親，誰承想半路殺出來一個陶二爺，他能不生氣嗎？給你一拳頭都算輕的，若是換做我，怕是要連你祖墳都給挖了。」陶賀喝了口水，慢條斯理的道。陶風清笑了，「好像我祖宗不是你祖宗似的，你倒是去挖啊！」

「你搶的又不是我媳婦，我費那勁做什麼？」陶賀的口氣怎麼聽都是幸災樂禍，「說來，林將軍用一個庶女把你打發了，你真不生氣？咱們當初在塞外救他的時候，損失可不小。那一批貨若能倒回來，幾年都不用再出去了，換個庶女我覺得虧。」

陶風清往後一倒，手在嘴角輕輕的點了兩下，疼得直吸氣，「庶女就庶女唄！咱不都是姨娘養的，誰瞧不起誰啊？再說了，不是庶女我還真不敢要，咱那一屋子的叔叔、嬸嬸，誰也不是好惹的。要真是林將軍的嫡親閨女，回頭受了委屈，他帶兵殺過來，大家都得死。民不與官鬥，他非要給我送個女兒，都是燙手山芋，接過來供著就是了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陶賀也跟著輕晃了一下腦袋，「還真是。陶二爺不成親，大家天天惦記著，就想把自己女兒塞到陶家做二奶奶。誰家奶奶都好做，咱們家的二奶奶，那可真是個火坑，也不知道都圖個啥。」

陶風清不接話了，眼睛一閉，身子隨著馬車顛簸搖搖晃晃。

陶賀也不說話了，從袖子裏掏出一本書，一本正經的看了起來。

外頭有人喊，「二爺，要進城了。」

「嗯。」陶風清敷衍的應了一聲。

林霜降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聽到屋外頭有人悶聲在哭，她披了件衣服起來，給自己倒了杯水，朝外頭喚了一聲，「春寒，妳哭什麼呢？」

門吱呀一聲開了，春寒進來，慌忙的摸了一下臉上的淚，「二小姐，您怎麼起來了？」

「妳在外頭跟隻貓似的哼哼唧唧的做什麼呢？」林霜降喝了水，含笑著問。

春寒臉一紅，賭氣似的走過去將她的杯子給奪去，「二小姐慣會取笑人，奴婢怎麼就跟貓似的了？奴婢哭，還不是為了二小姐。」

林霜降愣了一下，想起白天柳大夫依例給大家請了平安脈，心驚的問：「我得了什麼頑疾嗎？」

春寒是知道她的，忍不住跺了一下腳，「哪有人這麼詛咒自己的？奴婢是為了小姐的婚事。」

林霜降舒了一口氣，不是頑疾就好，她笑著鑽回被子裏，「成親不是喜事嗎？再說，母親不是讓妳給我做陪嫁了，到那妳也跟著我，哭什麼？」

春寒嘟著嘴，瞧著自家小姐著缺心缺肺的樣子，她就生氣，「什麼喜事？從小到大，夫人什麼好東西不是緊著大小姐？大小姐看不上的，等她屋裏丫頭挑完，剩下的才能輪到二小姐呢！這若當真是個好婚事，還輪到二小姐您嗎？奴婢可是都聽說了，將軍本是讓大小姐嫁的，可夫人跟大小姐哭哭啼啼的鬧了好些天，這才讓您去頂上的，還不知道什麼龍潭虎穴呢！姚公子多好的人啊，對小姐也好，若是沒有這事，姚公子明年春就該上門提親了。」

林霜降笑著招招手，等春寒磨磨蹭蹭的過去，她伸手就在對方臉上捏了一把，將春寒拉到床上，給她掖好了被子。

「姊姊心高，她一心要進宮做娘娘，陶二爺只是一個商賈，再有錢也上不了檯面，她自是不願意嫁的。她鬧，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，這有什麼可讓妳生氣的？」

「小姐平日裏撿大小姐剩下的衣服首飾也就罷了，這可是一輩子的大事，難道小姐就不難過？若不是陶二爺，您和姚公子成親，以後就不會再受人欺負了。」春寒說著說著眼眶又紅了。

林霜降看著她，想笑又不敢笑，怕招惹她哭得更凶，「妳別一口一個姚公子了，我可沒惦記著他。他的婚事哪是他能做得了主的，我一個小小庶女，配不上他的家世，他敢提親，父親怕是不敢應呢，他母親是什麼人，妳又不是沒見過。」

「將軍戰功赫赫，小姐怎的配不上他了？他母親雖是郡主，可又不是什麼——」春寒的話還沒說完，就被林霜降給捂住了嘴巴，屋裏雖就她們兩個，她還特意壓低了聲音，「別胡說。父親戰功赫赫這樣的話不准說，姚公子家的事更不能說。咱們不能說，別人說妳也不准多話，記住了？」

春寒乖巧的立刻點點頭，她知道，小姐平日裏雖然很是縱著她，可一旦沉了臉，那就是真在意了。

林霜降這才鬆開手。

春寒雖不提剛才那些話了，可對這樁婚事還是揪心的很，「可那陶二爺……」林霜降將手墊在後頭，舒服的躺了下去，「阿娘在寧蘇長大，從前聽阿娘說話，軟軟糯糯的，聲音跟棉花似的，哼的小曲更是好聽，我也想去寧蘇看看。我們跟父親在這裏駐守，一待就是十年。這漫天黃沙我也看膩了，想離開了。」

「就因為這個？」

林霜降一挑眉，「這個還不夠？」

「可是那陶二爺……」

林霜降將她拉著躺了下來，「噓」了一聲，「我見過他了，我們倆也說好了。」

春寒眼睛瞪圓，「小姐什麼時候見過陶二爺了？」

「父親跟我提了婚事，第二天我就去客棧找他。」林霜降想起陶風清的樣子，頗有些得意，「他跟我說陶家人多事雜，問我應不應付得了。我說沒問題，不過我要去小南湖坐花船聽曲，每個月都要去，他也應了。」

春寒等了半天沒下文，見她晃著頭一派得意，忍不住潑冷水，「就這樣？這就叫都說好了？」

「啊？這還不叫說好了？他需要一個管家的二奶奶，這又沒什麼難的。我就想見天的玩，我對寧蘇的瞭解都是聽阿娘說的，反正我的意思就是，好玩的地方我都要去玩。他都應了，說他得空了天天帶我玩，玩累了為止。我覺得這交易挺划算的啊，他是做生意的，虧本的買賣肯定不會做，所以我覺得我提的要求他肯定是賺的，以後還能加些價。我要求不高，玩得開心了就好。」林霜降笑著道。

春寒跟吞了一口酸梅子似的，又苦又酸又澀，澀得她都張不開嘴了。

她家小姐這樣缺心眼，怎麼會覺得一個人多事雜的家裏能玩得開心呢？

可她到底只是一個丫頭，哭斷了腸子，將軍和夫人也不會因她改了小姐的婚事。而且陶二爺還是對將軍有救命之恩的，若不是夫人要死要活的攔著，將軍連嫡親的大小小姐都捨得嫁，何況是一個沒有親娘照拂，處處受人欺負的二小姐。

對此，林霜降不僅不難過，還有些期待，每日裏連被夫人教訓了也樂得直哼哼。春寒的臉始終拉著，林霜降笑，當初這名字果然沒取錯，不過，再寒的春天，到底還是會暖和的。

當陶家的聘禮不遠萬里送到將軍府的時候，春寒終於笑了。

光那聘禮的單子都有足足十來頁，更別說看到東西了，將軍府的院子都堆滿了。春寒高興，是因為她家二小姐被夫人和大小小姐欺負了這麼多年，終於揚眉吐氣了一次。

屋裏放著陶家專程給林霜降送來的衣服，春夏秋冬整整四箱子。

春寒笑著在那兒點著，臉上簡直要笑開花了，嘴裏也沒閒著，「陶二爺到各地做生意，送來的衣服緞子連夫人都沒見過，都是塞外的稀罕玩意兒。二小姐是不知道，夫人瞧見這些的時候，眼睛都綠了，還想留一些給大小小姐，可被將軍給阻止

了，說這些都是陶二爺送來給二小姐的，誰都不准動。

「還有那些聘禮，讓夫人留下兩件，剩下的全都給二小姐做嫁妝帶回去，還讓夫人不准小氣，得再添些。奴婢瞧著，戲文上的十里紅妝也比不上小姐出嫁這般壯觀，皇上嫁公主，排場也就如此了吧！」

林霜降在一邊拖著腮幫子，不置可否的笑了笑。

她也高興，只是跟春寒高興的地方不一樣，她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小南湖上的小曲。

她先前還有些擔心，怕母親和姊姊反悔，不准她嫁了，這會兒陶二爺的聘禮都送到了，這婚事也就不會變了。

林怡諾在屋裏生悶氣，丫頭送來的甜湯被她一巴掌給打飛，打翻的碗險些砸到一腳踏進屋裏的人。

「夫人！」丫頭嚇得跪了下來。

李環兒掃了她一眼，揮手讓她撿了碗出去，笑盈盈的走到林怡諾身後，「誰惹了我們家大小姐這麼生氣，連平日裏最愛的湯水也不喝了。」

林怡諾挪了一下，氣呼呼的看著她，「娘，您看爹做的好事。陶家送來的聘禮，一路從寧蘇運過來，天下人都知道咱們家的小賤種要這般風光的出嫁了。將來等我出嫁，若是被她給比下去了，我這臉要在哪擱？」她頓了頓，「還有娘的臉面。」李環兒笑了一聲，「就那麼點東西，至於讓妳眼紅？」

「誰眼紅了？我就是氣不過！」林怡諾又扭了一下身子，不讓她碰。

「那還不是妳不肯嫁的？」

「我自然不肯嫁，陶風清是個什麼東西？一個下三流的商賈。若不是陶家大少爺死得早，輪得到他一個姨娘生的當這一家之主？他也配娶我？」林怡諾啐了一聲。李環兒樂了，「妳看不上人家，才輪得到那個賤種，那妳氣什麼？陶風清就是有兩個臭錢罷了，除了錢就沒什麼可拿出來顯擺的。」說著，她想起將軍之前說的話，不由恨得咬牙，「都是妳爹老糊塗了，拿人家當救命恩人，陶家送來的聘禮，竟非要讓二丫頭一起帶回去做嫁妝，他也不為妳想想。妳放心，妳爹糊塗，娘不糊塗。陶家的那些臭錢，咱們不稀罕，讓她帶走得。妳的嫁妝，娘可是存得好好的，等妳出嫁，定比她風光，娘絕不會讓妳輸給她的。」

林怡諾眼眶一紅，撲進她懷裏撒起了嬌，「還是娘最疼我。」

「娘就妳一個女兒，不疼妳疼誰？別以為她有多風光，娘都打聽過了，陶家表面風光，大宅院裏骯髒的很，她今年大紅轎子抬著進去，說不準明年就該棺材抬著橫著出來了。她跟她娘一樣，都是短命的，妳犯不著為她氣壞了自己的身子。」李環兒輕拍著林怡諾的背，絲毫不覺得自己現在說的話有多有辱身分。

林怡諾抬起頭，眼裏還噙著淚，「可我當真喜歡那木槿花開的步搖。」

李環兒伸手在她額頭上輕點了一下，「我就知道，是這個嗎？」她從袖子裏拿出一個木盒，將木盒打開。

林怡諾的眼睛瞬間就亮了，「娘？」

「收好了，別讓妳爹瞧見。等那賤種嫁出去，就算妳爹看見了，也不能巴巴的再給人送回去。」

林怡諾得了木槿花開的步搖，這會兒正高興的對著鏡子試。

丫頭臘月碎步走到她身後，掩不住笑意道：「小姐，您知道奴婢剛才瞧見什麼了嗎？」

林怡諾這會兒心情好，笑著問：「喜鵲在妳房頭叫喚了？妳幫我梳個頭，今兒個這髮髻配這步搖難看了些。」

「是。」臘月拿了梳子，邊給她梳頭邊道：「奴婢剛才路過後院，看到春寒那小蹄子在外頭跟人拉拉扯扯的，小姐能猜到那人是誰嗎？」

林怡諾沒認真聽她說些什麼，被她這麼一問也沒上心，隨口問了一句，「是誰啊？」

臘月一副根本就不用猜的表情，「還能是誰啊？自然是姚公子身邊的茶辛了，姚公子三天兩頭的讓茶辛給二小姐送東西，又不是第一次被奴婢給撞見了。奴婢偷偷聽了一會兒，茶辛說，姚公子之前跟著陶二爺的商隊一路，快到寧蘇的時候把陶二爺給打了。」

林怡諾驚得轉過頭，梳子扯了頭髮，疼得她吸了一口涼氣。

臘月嚇得臉都白了，林怡諾卻沒跟平日似的發脾氣，「當真？姚康安當真追去寧蘇了？」

「奴婢聽得真真的，茶辛就是這麼跟春寒說的。他還說姚公子想約二小姐後天晚上見上一面，不過春寒不答應，說是這話不能帶給二小姐。後來有人來了，奴婢就走了，沒聽見後頭說了什麼。」

林怡諾眼神一晃，「下月初十陶家的轎子就來接人了，後天有廟會，姚康安要想再見林霜降，也只有這一次機會了。」她輕笑出聲，「咱們怎麼著也得讓這對苦命鴛鴦見上最後一面不是？」

臘月被這話嚇了一跳，「小姐，您要做什麼？這事可不能胡來，從前是小姐們和姚公子一同聽學，就算在一起騎馬說話也算不得什麼。可若是這樣私底下相見，又是在二小姐即將出嫁的時候，傳出去……」

林怡諾橫了她一眼，「就是要傳出去。陶風清這麼大的陣仗，給了林霜降多大的臉了？我偏要打他的臉。姚康安追到寧蘇打了他一頓，他還能佯裝無事，我也真是佩服他。既然他嫌頭上戴的這頂帽子不夠大，那我就再送他一頂更大的。陶家未來的二奶奶，出嫁之前私會舊情人，我倒要看看，陶二爺知道了這事之後，這二奶奶是娶還是不娶。」

臘月心驚肉跳，又不敢明著攔她，便拐彎抹角的道：「二小姐跟姚公子也算不上是……茶辛送來的東西，春寒從未收過啊！外頭雖然有些閒言碎語，可到底二小姐對姚公子也沒什麼不同。奴婢看，還是算了吧，若是讓將軍知道了……」

林怡諾氣得伸手在她胳膊上狠狠的掐了一把，臘月疼得鑽心也不敢叫喚一聲，低

著頭不敢繼續說了。

「他們兩個還叫沒什麼呢？從前聽學，妳也是跟著我的，姚康安看誰都不順眼，可在林霜降面前就跟隻狗似的，先生訓林霜降一句，他都要齜牙咬人了，何況其他人？」

林怡諾自個兒是瞧不上陶風清的出身的，林霜降和他的婚事定了，她還一直得意著，若是陶風清不這麼大陣仗的送來彩禮，倒也相安無事。

在她心裏，林霜降只能在她面前低著頭，從前姚康安護著林霜降的做派就讓她很是嫉妒，難聽的話沒少說，可到底是姚康安剃頭挑子一頭熱，林霜降「安分守己」，讓她挑不出半點錯。

就是陶風清也是她不要的，林霜降本就只配撿她不要的東西。

偏偏陶風清現在給了她這麼大的臉面，她嚙不下這口氣，這會兒正好找到了機會出氣，哪裏會聽得進去臘月的勸。

「可春寒是斷不會將這話告訴二小姐的，咱們也沒機會啊……」臘月的聲音比剛才小了許多，她是大小姐的貼身丫鬟，若是大小姐闖出了禍事，最後挨打受罰的也只能是她，她總不能跟大小姐似的不管不顧。

林怡諾斜了她一眼，「春寒不說，妳去說啊！妳不是也聽見了？」

臘月暗暗舒了一口氣，傳話的差事交給她，她也算是安了心。

這話她斷是不敢去傳的，到時候大小姐沒鬧出什麼事，也只會罵她攛掇得不成功，挨一頓罵而已，不打緊，總好過大小姐不管不顧的，真汙了二小姐的名聲，查出來，她的小命都該賠上了。

臘月心裏雖是鬆了一口氣，卻還是後悔得恨不得咬了自己的舌頭。

原以為大小姐心情不好，說了姚公子的事情能哄她笑，得個乖，卻不想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

春寒端了洗漱完的水從房裏出來，瞧見臘月捧著食盒過來，眉頭一皺，一手攥著盆，一手擋在額上朝天上望。

臘月走近了，停在她面前，亦抬頭看了看，「妳看什麼呢？」

「我還以為今兒個太陽是打西邊出來呢！不然怎麼在這裏瞧見臘月姊姊呢？」春寒陰陽怪氣的道。

臘月眼珠子翻了兩下，「我來給二小姐送些果子。上個月京裏送來的蜜餞，夫人親手做的，本就沒有好些，若不是大小姐念著二小姐，還送不到這兒來呢！」

春寒忙將盆放下，手在衣服上胡亂抹了兩下，「那我可得替二小姐好好謝謝大小姐了，二小姐長這麼大，京裏送來的東西還真沒吃過兩次，這難得的好東西，虧得大小姐惦記著。」說著就要伸手去接。

臘月本就是來走個過場好回去回話，反正她來過了，也不願再聽臘月怪裏怪氣的說話，食盒往她手裏一送，黑著臉走了。

「一大早的，妳跟誰吵架呢？」林霜降穿了一身幹練的騎馬服，髮髻高束，清清

爽爽的走了出來，朝臘月離開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春寒打開食盒，本想啐上幾句，林霜降卻撿了一塊果子塞進了嘴裏，「嗯！好吃！」她氣得跺腳，「您倒是長點心啊，就不怕裏頭被人下了藥？」

林霜降笑了一聲，「若說她吐了口水在裏頭，我還真信，下藥？尋常的藥她不敢用，尋不著蛛絲馬跡的藥，她沒銀子。」說完，她促狹的笑出聲。

春寒又氣又好笑，直拿白眼橫她，「小姐這是要去哪？許嬪嬪不是說了，出嫁之前小姐別再出去野了，而且……若是在外頭遇見了姚公子，豈不是麻煩？將軍從前還總是誇姚公子穩重，怎就鬧了這樣的事？也不知道姑爺會不會把這事算在小姐的頭上。」

春寒說話的功夫，林霜降已經將食盒裏的東西給吃得差不多了，嚥了最後一塊，把手伸了出來。

春寒狠狠剗了她一眼，去房裏給她端了杯水。

她捧著茶碗在廊椅上坐了下來，目光一直有意無意的在空無一人的長廊上晃著。一杯茶飲盡，她站起身道：「本想出去騎馬的，可想想許嬪嬪說的也對，是不好出去撒野了，妳把許嬪嬪讓我做的繡工帶上，我們去慧太妃那兒坐坐。」

春寒笑道：「小姐是去坐坐，還是讓慧太妃幫您做繡活？」

「妳管我？」林霜降朝她做了個鬼臉，春寒笑呵呵的去準備東西了。

一身素白長裙的美貌婦人面露難色，不時歎氣搖頭，正是慧太妃。

原本還「興致勃勃」的林霜降，這會兒也沒了興致，「娘娘，您老是歎氣做什麼？這方帕子，可是我繡得最滿意的了。」

她身旁的老嬪嬪先是沒忍住輕笑一聲，她也笑了起來，「得虧林夫人有私心，將妳許了一個商賈之家，若是讓妳回京都，許一個王公貴族，這日子怕是沒法好好過了。她的私心到是成全了妳的性子，這會兒她們娘倆也該舒心了。只是，妳當真願意？郡主家的那位，挺是不依不饒的，姚家也還鬧著呢。他曾上門來求過我，妳心裏頭到底怎麼想的？」

聽了這話，林霜降心裏突生不捨。

若遠嫁去寧蘇，對這裏還有什麼捨不得的，便只有慧太妃了。

她放下手裏的針線，趴在了慧太妃的腿上，聲音有些哽咽，「娘娘，我捨不得您。」慧太妃眼神微動，含笑道：「我若是不喜歡清淨，也不會來這裏定居。妳倒是捨不得我，我可巴望著妳趕緊嫁了，也沒人三天兩頭來擾我了。姚康安……」

林霜降直起身子看著她，「姚公子是好，可若嫁給他，那日子有什麼不同？左不過是挪到另一處籠子罷了。嫁去寧蘇，是我自個兒願意的，順的不是別人的心思，是我自己的。」

慧太妃難得露出狡黠笑意，「也對。妳父親從來都是謹小慎微，若為權衡利益嫁了，妳少不得要吃虧。這陶家雖是有錢，可到底只是商賈，若是有人欺負妳，還回去便是，也沒什麼可顧忌的。」

林霜降笑了，「娘娘是教我去陶家欺負人？」

「總比妳受人欺負的好，這麼些年，受的還不夠嗎？」慧太妃在她額上點了一下，「容嬾嬾，把我準備的東西拿來。」

「娘娘這是要給我添妝？」

「怎的？不想要？」慧太妃眉頭一挑，故意問道。

「自然是要的。」林霜降挽住她的胳膊，頭依在她肩上，輕聲道：「只是我還有一事想請娘娘幫忙。」

慧太妃半點不意外，低眉瞧著她，「妳一來我就知道是在這兒等著我呢！不過這事確實要有個了斷，拖著也不是個事。」

## 第二章 佈局等上鉤

舉行廟會時，為了顯示自己賢良淑德，不會苛待庶女，李環兒會帶著林霜降出門。外頭的面子，將軍林威最是看中。

只是往常林霜降就算是跟著，也和春寒一般，不過是裝點門面用。

今日卻同從前不一樣，那些給李環兒見過禮的百姓，都會轉過身對林霜降道一聲恭喜。

春寒倒是高興的很，嘴角都要咧到耳後根了，林霜降卻很是不習慣，一路微笑道謝的進了法濟寺後，她伸手扒拉了一下，才將亂快僵硬的嘴角給拉回到原位。

李環兒的臉色有些難看，林怡諾卻破天荒的沒有半點不高興，反而走過來親熱的挽著林霜降道：「這是妹妹在家中的最後一個廟會了，往常妹妹總是匆匆來匆匆走，不曾好好逛逛。今天我替妹妹跟娘討個恩典，這在沙州的最後一個廟會，就讓妹妹好好逛逛。娘，您可答應？」

李環兒不悅的掃了她一眼，「胡說什麼呢？哪有姑娘家離了家人，獨自去逛廟會的道理？何況她就要嫁人了，更是要小心謹慎。」

「娘！」林怡諾嬌嗔的跺了一下腳，心裏卻怨的很，平日裏母親什麼都依她，怎麼今日卻不懂她的心思了呢？」

「不行。」李環兒半點沒有商量的拒絕了。

「姊姊，我不去外頭逛，和往常也沒什麼不同的。再說外頭人多，一人跟我說一句話，我也逛不盡興，不如就在法濟寺裏走走。說來，我連法濟寺後面的園子都未曾去過呢！」林霜降說著還輕輕扯了一下她的衣袖，又似撒嬌，又似哀求。她這般親暱，讓林怡諾心裏很是不舒服，強壓著想要甩開她的念頭，笑著問：「母親，這樣總是可以吧？」

李環兒狐疑的很，不知道她今天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可這要求也不算過分，便轉頭走了，算是默許。

「我陪娘上香，妳自己好好逛逛吧！」林怡諾說著，將自己的袖子扯出，跟著李環兒去了。

春寒看著她們的身影，只覺得莫名其妙，問：「二小姐，大小姐今天這麼『好心』，怕不是被氣糊塗了吧？還有，這法濟寺的園子，您每月都要來個七八回，有什麼可逛的？」

林霜降笑了笑，側頭在她耳邊輕聲道：「我約了人。」

春寒雲裏霧裏，心道：約了誰？為何我會不知道？

兩人往後院去了，沒一會兒林怡諾便帶著臘月遠遠的跟在後面。

她頗是得意的笑道：「她當真以為自己心裏那點事能瞞得了我，只是沒想到她膽子倒是大的很，將姚康安約到這裏，倒也省得我費事了。」

臘月慌的很，不明白自己明明沒有傳那不該傳的話，二小姐怎麼還約了姚公子相見？

轉念，又對林霜降暗暗嫌棄了一番，還當真不是什麼安分守己的好東西，如此，惹出了醜事，也怨不得她家小姐了。

「小姐，二小姐進了那邊的廂房。」臘月眼尖的瞧見林霜降進了最西邊的一間廂房。

廊下燈籠裏的蠟燭恰巧滅了，一人進了廂房就關了門，可春寒還留在外頭，做賊心虛的東張西望。

林怡諾拉著臘月隱到了樹後，廂房裏面的燈不亮，卻足夠映出屋裏的兩個人影。

「你去尋母親過來，就說與我走散了。我去外頭堵著，別讓他們跑了。」林怡諾道。

「是。」臘月應了聲。

林怡諾理了理髮髻，疾走了一段，待靠近的時候便放緩了步子，等春寒看見她的時候，她故作詫異的問：「春寒？妳怎麼一個人在這兒？妳家小姐呢？」

春寒一臉見了鬼似的模樣，無疑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。

她暗暗冷笑，緩緩走近，朝緊閉的窗戶瞄了一眼，「妹妹是逛園子累了，在裏頭休息嗎？」

春寒慌張的竄到她面前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大、大小姐，您、您怎麼到這兒來了？二、二小姐她、她不在裏面。」

「不在裏面？那妳這般忠心的守在外頭做什麼？裏面是誰啊？」林怡諾故意問。

「是，是，是慧太妃。」春寒低著頭，眼神飄忽不定，急得直扯著手裏的帕子。

「慧太妃？」林怡諾被氣笑，「整個沙州誰不知道慧太妃平日裏最不喜熱鬧，她到法濟寺上香都是要關寺的，今日廟會，娘娘怎會在這裏？」說著，她聲音陡然厲了起來，「妳編這樣的謊話誑我，到底是為何？林霜降是和誰在裏面？到底在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讓妳不要命的敢拿慧太妃來做擋箭牌！」

「奴婢沒有誑騙大小姐，二小姐真的是和慧太妃在裏面。」春寒急得要哭了，撲通一聲跪了下來。

「讓開！我們在這兒說了半天，林霜降平日裏和妳最是親近，怎的這會兒縮在裏頭不敢出來了？我倒要看看，你們主僕二人做了什麼醜事。」

「大小姐不要啊！裏面真的是慧太妃和二小姐。」春寒撲過去抱住了她的腿，帶著哭腔喊道。

「慧太妃？我看裏面的人是姚家公子吧。孤男寡女共處一室，還挑在這法濟寺中，當真是不要半點臉面。」

林怡諾原是想等到母親來的，可是這會兒春寒越是急，林霜降越是不敢出聲，她便越是等不了，罵得痛快了，一腳將春寒踢翻在地，不管不顧的踢開了門。當廂房的門被踹開的時候，伏在地上的春寒還含著淚的眼裏，有笑意劃過。林怡諾以為自己坐實了林霜降和姚康安的私情，剛開始還揣著的小心早就被得意忘形給替代了，罵的時候更是不自覺的揚了聲調。

雖然廂房這邊的人並不多，可還是有人聽到了吵鬧聲，好奇的往這邊來。李環兒著急尋她，來得很快，林怡諾最後那幾句話落在了她耳裏，又瞥見三三兩兩往這裏走來的人，她的臉色當真難看至極。

「攔住那些看熱鬧的人。」她急急對身旁的嬾嬾交代了一句，快步朝廂房走去，還未等她走近，卻看見剛剛氣勢洶洶的林怡諾突然跪了下去。

「諾兒，妳……」李環兒剛想問她怎麼了，待看清楚廂房內的情形，便什麼也說不出了，她欠了欠身，訕笑問：「娘娘今日怎會來這裏？」

慧太妃依舊穿得極素，她淡淡的瞥了李環兒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今日若沒有來，倒是不知道林家大小姐是這般牙尖嘴利。我還當將軍平日裏寡言少語，教出來的女兒也都跟霜降這般笨嘴拙舌，林夫人教女有方啊！」

李環兒是聽見林怡諾說了什麼的，可這個時候，她只能裝做什麼都不知，伸手在林怡諾的頭上重重的戳了一下，「妳這丫頭，平日裏就莽撞的很，今日到底又做了什麼，惹娘娘不高興了？還不趕緊跟娘娘認錯！」說完，她抬眼看著林霜降，一臉疼愛的道：「霜降，妳也是，知道妳姊姊平日裏做事沒個分寸，怎麼也不知道攔著她些？」

「是，母親——」

林霜降話沒說完就被慧太妃給喝了回去，「是什麼？林夫人剛剛沒聽到妳家這位大小姐是如何中傷她自個兒妹妹的吧？春寒已經告知霜降是與我在一起，她怎麼就扯出了什麼姚家公子？這話若是被郡主聽見，那可真就熱鬧了。」

「娘，不是的，我……」

「啪！」

林怡諾看見慧太妃的瞬間就知道自己被林霜降給算計了，可她不敢當著慧太妃的面叫冤，如今李環兒一來，她心裏委屈的緊，拉著李環兒的袖子想說什麼，剛開口卻得了李環兒狠狠的一巴掌。

「娘？」她捂著臉不敢相信的仰頭看著李環兒，眼淚順著臉頰落了下來。

「臘月，把大小姐帶回去，沒我命令不准她離開房門半步。」李環兒猛一拂袖，厲聲道。

林怡諾此時又羞又憤，根本不等臘月攙扶，爬起來就跑了出去。

「小女不懂事，擾了娘娘，我回去之後定會好好管教，還請娘娘莫要責怪。」李環兒福了福身。

「我和霜降有些話要說，一會兒我會派人送她回去的，林夫人不必擔心。」慧太妃道。

李環兒深深的看了林霜降一眼，沒有再說什麼。

待她們都離開之後，慧太妃看著林霜降，不由輕笑出聲，「還真是被妳猜著了。這姚公子，妳當真不見了？」

林霜降笑著搖搖頭，「本就沒有外頭說的那些事，何必非得見上一面，坐實外頭的那些流言蜚語？娘娘說的話，他會聽的。」

「小姐，您怎麼知道大小姐會鬧這樣一齣？」

晚上，春寒神采奕奕的，平日裏挨了床就犯困的毛病不見了，擠在被子裏一臉興奮的問。

林霜降將手墊在腦袋後面，悻悻然道：「猜的。妳都知道，平日裏不是她房裏挑剩下的東西，都不會送到咱們這兒來，怎麼好好的，突然讓臘月送點心了？」

「奴婢還當她是故意巴結小姐呢。」

「別說我只是要嫁去陶家，就是我進宮做娘娘，她也不會巴結我的。臘月都能明白的事，她卻想不明白。若今晚在廂房裏的真是姚公子，她這麼一鬧，我的名聲毀了就罷了，父親的呢？她自個兒的呢？她忘了，她和母親再如何不喜歡我，我也是林家的女兒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她尚且沒有議親，只為贏我，就什麼都不管不顧了。」

她輕歎一聲，今晚這件事，看上去是她贏了林怡諾一次，可這贏了的感覺並不怎麼舒服。

春寒聽明白了，「小姐的意思，那天臘月本是來替大小姐傳話的？我就說，我和茶辛在外頭說話的時候好像看見臘月的身影了，她定是聽到茶辛和我說的話，跑去告訴大小姐。」

「都這個時候了，她除了能拿姚公子的事欺負欺負我，也沒什麼可拿來做文章的。我求慧太妃特意去了法濟寺一趟，也是想看看她到底有沒有這個心思。若是我想多了，那自然是好，若被我猜中了，也希望她吃了一次虧，能想明白些。」

「小姐就不怕大小姐吃了虧，會來跟您理論嗎？」春寒說話客氣了些，本是想說來撒潑的。

「母親不會讓她來的，攔著都來不及，若是被父親知曉了此事，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。趕緊睡吧，明天一早母親肯定會帶著她來跟咱們賠禮道歉的。到時候妳精神不濟，不用猜都知道妳夜裏高興成什麼樣，未免吃相難看了些。」林霜降打趣起來。

春寒朝她吐了下舌頭，下了床替她掖好被子，去外面的榻上睡下了。

第二天，林霜降起了個大早，梳洗之後用了早膳便坐在繡架前繡花。

春寒在外頭等了許久，沒有等到前來道歉的李環兒和林怡諾，卻等來了管家。

春寒領著他進屋的時候，喉嚨裏一直梗著一根刺似的。

「二小姐，將軍請您去書房一趟。」管家垂手說道。

林霜降剪斷了線，笑著抬頭應了一聲，「好，我這就過去。春寒，這還剩下一點，妳幫我做了吧，我一個人去就行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春寒送了他們離開，一轉身碰見院子裏做粗活的青梅。

青梅年紀小，黑黑瘦瘦，像隻沒長開的小猴子。

她盯著春寒的臉認真看了半天，「春寒姊姊，妳怎麼哭了？」

春寒抬手狠狠擦了一下臉頰上的淚，「替小姐難受。」

「小姐怎麼了？我見自打婚事定下來之後，她天天都高興的很啊，為何會難受？」

青梅一臉的好奇。

春寒沒說話，咬著唇揚起了頭。

其實，只是一個不痛不癢的道歉，又怎麼能寬了二小姐這麼多年所受的委屈？可就是這樣了，她們也不肯，將軍也不捨嗎？

另一頭，林霜降進了書房，「父親。」

林威今日穿著常服，剛練完武的頭髮上還沾著汗水。

「來了啊，坐吧！」

林威很忙，大部分都待在軍營裏，在家中的時間不是很多，和林霜降見面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，兩人的生疏都刻在了臉上。

林霜降坐下，丫頭奉了茶水上來，從進來的兩句話到林威再一次開口說話，沒有隔太久，不過是茶水上的熱氣散盡而已。

林霜降也不急，數著茶盞裏散開的茶葉自娛自樂。

「昨晚在法濟寺的事，我已經知道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她這一聲不置可否的「嗯」，讓林威愣了半晌，許久他歎了一聲，「是我和妳母親將她慣壞了，妳即將遠嫁，就莫要同她計較了。」

林霜降沒應聲。

「陶風清救了我一命，我把妳嫁給他，並不是讓妳為我報恩。他是個好孩子，有擔當、有魄力，我閱人無數，鮮少這樣看重一個人，把妳嫁給他，我放心。」

她只是端起那碗涼茶掩住唇邊的冷笑，咳嗽了一聲，昨天之事便可以不必再提了。

「前去寧蘇，途中要經過湘南，那邊不太平，我會讓榮真帶一路兵馬護送妳過去。陶家的迎親隊伍會在常州的地界迎妳。」

林霜降依然沒有回應。

林威難得的慈父之心，終在林霜降這一再的沉默之下瓦解。

對這個女兒，他是愧疚的。她生母病逝時，她不過五歲，可也是從那個時候，原本就並不與他親近的女兒更是不常見到。

猶記得每一次見到她的時候，他都會有一瞬間的錯愕，長高了，長大了，原來除了諾兒，他還有一個女兒。

然而，也僅僅是那一瞬間的錯愕和感慨罷了。

他好像從未和她這樣單獨在一起說過話，剛開始時那一段時間的沉默，他才明白，他們生疏得還不如府中伺候的僕人。

他有些惱羞成怒，也是不知所措，口氣不覺嚴厲了起來，「妳一直不說話，是對

父親的態度嗎？」

林霜降放下了茶盞，起身福了福身子，「父親，女兒即將遠嫁，以後不便侍奉左右，還望父親珍重身體。父親若沒有其他的交代，女兒就先告退了。」

「嫁給陶風清，妳不願意？」林威問。

「女兒願意，心甘情願。」

「那妳為何這個態度？」

林怡諾垂著眼，淡淡一笑，「父親若是當真不知，便也罷了。女兒告退。」她轉身打開了房門，身子頓了頓，沒有回頭，只道：「阿娘去世的時候，我年紀雖小，但也記得父親是阿娘心中的英雄。阿娘在乎的，女兒不敢不在乎。父親珍重！」走在廊下的時候，她仰起頭笑了笑。

若是無人在乎，便沒有任何事情稱得上是委屈。既沒有委屈，又怎麼會難過？當出現在她面前的是管家，而非李環兒母女的時候，她便知道「受了委屈」的那個人，已經被人安慰了。

陶家的迎親隊伍浩浩蕩蕩的朝沙州去，陶賀坐在馬車裏翻看著帳本，車簾陡然被人掀開，冷風吹得帳本嘩嘩響。

一個人跳了進來，不客氣的擠到他身邊，直要把冰涼的手往他胸口伸。

「幹什麼！你幹什麼呢？」陶賀一邊把人往外推，一邊跳到旁邊坐下，「你怎麼在這裏？」

「凍死爺了，北邊的天氣真是說變就變，讓人再往盆裏添些炭。」陶風清搓著手哈著氣，眼珠子直往陶賀的胸前掃。

陶賀忙捂住了胸口，「你家二奶奶知道你有這嗜好嗎？」

「滾！爺要不是在外頭吹了半天的冷風，會惦記你身上那點溫度？」陶風清喝了兩口熱茶，緩了過來，舒服的靠在墊子上，感慨道：「這迎親的待遇就是跟咱們出去倒貨不一樣，馬車裏佈置得跟姑娘家的閨房似的，要什麼有什麼。」

陶賀哼了一聲，「陶家二奶奶的待遇能跟你似的？你還沒說，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？」

「廢話，我自個兒的媳婦，我不親自去迎，交給你算怎麼回事？」陶風清白了他一眼，「再說，你走了，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，母親訓話，連個替我分擔的都沒有，這樣的傻事我能幹？」

「你……」陶賀樂了，「你這樣不合規矩的跑出來自個兒去沙州迎親，回去不得挨訓了？」

陶風清一揚下巴，「哪能呢？回去之後就有二奶奶在身邊了，她們要是敢訓我，我就讓二奶奶訓她們。你當我這般揮金如土的從林將軍家搬回一個鎮宅奶奶是鬧著玩的？」

「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，鎮得了她們嗎？」陶賀撇了撇嘴。

「她爹是林將軍。」

「她只是個庶女。」

「我救過她爹的命。」

「……你贏了。」

「客氣！」

陶賀拿了帳本，剛翻一頁，突然想到什麼，「你偷偷跟來，家裏會不會以為你逃婚？」

「我自個兒在外頭定的親，我逃什麼婚？安寧會告訴他們的。」陶風清說完打了個哈欠，「我先睡會。」

### 第三章 莫名其妙被抓走

陶風清難得出門一趟不是為了倒貨，加上他們為了時間充裕一些，提前三天出門，所以這一路，陶風清當成了遊山玩水，隊伍也走得緩慢。

到達常州的時候，只比約定好迎親的時間早了一天。

傍晚的時候，陶風清百無聊賴的趴在窗臺上看夕陽，突然問了起來，「鹹魚前天傳來的信，不是說跟咱們腳程差不多？都這個時辰了，怎麼連個來報信的人也沒到？」

陶賀眉頭皺了一下，放下隨時隨地都在翻看的帳本，也有些奇怪，「你不說我還沒覺得，你一說還真是有些奇怪了。」

陶家去沙州接親的隊伍是陶賀舅舅家的兒子余賢領的隊，這一路上每天都會有書信傳來報平安，也方便知道兩邊腳程。

余賢送來最後一封信是在前天，昨天沒有信送來，陶風清只當他們回去的消息已到了常州，所以他便沒再差人遞消息過來。

這會兒已經在常州落了腳，他也四處遊蕩了一天，實在無事可做，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了。

余賢做事一向極小心，陶風清這陶家的當家二爺是「撿」來的，在外頭不管多風光，回到家中，在長輩面前，也還得揣著小心，何況余賢這樣寄人籬下的，就更不許自己有任何的行差踏錯了。

這個時候，若是旁人還沒有消息傳來，倒也不算什麼了不得的大事，可這不是余賢會做的事。

「前天一早收到信，算算日子，是在湘南境內。湘南雖然山匪橫行，可那陶家的旗子掛著，也不會出什麼事。難不成是他們太熱情，知道轎子裏的是陶家二奶奶，所以都冒出來道賀了？說不定是要二奶奶給二爺捎些山貨呢！」陶賀說著笑了起來。

從關外倒貨回來，若要走近路，就要過湘南，可湘南山匪猖獗，一般商人寧可繞遠路也不會走湘南，但這一繞要多走幾個月路。

同樣一批貨，陶家的貨走了湘南，待其他人的貨運到的時候，陶家早占盡了先機。陶風清接手了陶家生意，也是因為拿銀子鋪平了湘南這條路，才會讓陶家的生意越做越大。

按理說，無論在哪出了岔子，都絕對不會是在湘南。

陶風清突然湊過來，一臉嚴肅的問：「你說會不會是九姑娘攔了花轎？」陶賀似笑非笑的看著他，「九姑娘為何要攔轎子？你不是跟我發過誓，和她絕對清清白白，沒有半點私情嗎？」

「對啊！」陶風清往後一仰，靠在了椅子上，「就是因為太清白了，所以她不高興啊！你是不知道，多少人饞二爺我的身子，我都抵死不從。回頭你別忘了告訴林家的小庶女，二爺我可是一直守身如玉的。」

「那可就是你作的孽了。當初若不是九姑娘一聲令下，你使再多的錢也未必能拿下湘南那麼多的山寨。九姑娘不差你那點錢，人家就圖你這個人，你早點從了她的願，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？」陶賀嘲笑著他，眼睛都沒動一下，伸手就抓到了一個飛來的茶盞，絲毫不意外。

兩人沒正形的鬧起來，心裏壓根沒覺得會出什麼事。

可有些事就是不能瞎惦記，惦記什麼來什麼。

余賢一副女人相，眉清目秀的，盤個髮髻換身衣服，只要不出聲，多少男人都能被她騙了去。

這會兒他正站在陶風清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著，還真有點梨花帶雨的感覺。

陶風清被他哭得頭疼，一手捂著額，一手對一邊的陶賀比劃了一下。

送余賢進來的店小二本是送了人就要走的，可余賢一進門張開嗓子就哭，他訕訕的不知該走還是該留。

陶賀扯下店小二肩上搭著的抹布扔給了余賢，揮手讓店小二出去了，這才沒好氣的道：「擦把臉，把話說清楚。到底怎麼回事，怎麼就兩個人來？花轎呢？二奶奶人呢？」

他們都急，可余賢這樣子，不讓他哭痛快了，越急越說不出話來。

余賢就著抹布擦了一把臉，臉皺了一下，不敢說味不對，抽抽搭搭的道：「九、九姑娘給劫了。」

陶賀瞪了陶風清一眼，好像在說「可不就是你作的孽」。

「九姑娘的人？你看見九姑娘人了？」陶風清撐著額頭的手一滑。

「沒有，可是來劫轎子的，扛著黑寡婦的旗子。」余賢道。

「林將軍可是派了一隊人護送你們來常州的，就算九姑娘真要劫轎子，會是他們的對手？就不怕林將軍嫁女兒，順便剿個匪？」陶賀覺得這事不對。

余賢又要哭了，「我不知道他們怕不怕，我也沒機會問啊！當時他們從山上衝下來，二話不說就去搶轎子。二奶奶跟他們打起來，可是他們人多，如果不是榮大人派人將我們送出來報信，我、我怕是也來不了這兒給二爺報信了。」

「他們殺人了嗎？」陶風清的臉已經沉了下去，俊秀的臉上蒙了一層冰霜似的。余賢看見他這樣，不寒而慄，小媳婦似的低著頭縮著肩，「殺、殺了。」

「傷了二奶奶沒有？」陶賀問。

余賢連忙搖頭，剛剛還被陶風清給嚇得不敢抬頭，這會兒眼睛都在發亮，說話的聲音都跟著激動起來，「我逃走的時候，他們並沒有傷到二奶奶，倒是她打傷了他們不少人，二奶奶會功夫的。」

這點，陶風清和陶賀都有點意外。

「那就不是九姑娘的人了。」陶風清臉上的寒氣更重了，「備馬，立刻出發去黑山頭。」

九姑娘是原先黑山頭曹老大的姨奶奶，是個絕對心狠手辣的主，傳聞當初她是被曹老大搶回去的，許是後來覺得當山匪比在家繡花要舒坦，竟一心一意的開始搞事業。

她上面還有八個姊姊，都是被曹老大搶回去的，對她們，同是被搶去做壓寨夫人的她可是沒有半點同情心，曹老大一死，就把壓在她上頭的八個全送去地下伺候曹老大了，自己則成了黑山頭的老大，名號就叫九姑娘。

只是這事到底是真是假，她自己不會說，陶風清更不會去打聽。

但他知道，九姑娘不會劫他的花轎，就算他跟陶賀的那些玩笑話成真了，她也不會動手殺陶家的人，如此，就是有人打著黑山頭的名號做了這件事。

新娘子被山匪給劫了可不是小事，就算以後全鬚全尾的找回來，落在山匪手裏久了，新娘子將來的名聲就沒了。

陶風清到黑山頭的時候，那邊早就亂成一鍋粥了。

九姑娘一看見陶風清就破口大罵起來，「娘的，我要找到是誰打著我黑寡婦的名號做這事，我要他祖宗八代都不得安生！」

在湘南做的事，無須陶風清說明來意，她定會比他早得到消息。

「有眉目嗎？」陶風清也不客套，直接問道。

「我已經派人去各個山寨問了，也派人去附近找，其他山寨的人也都在自己山頭裏找，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傳回來。我真是……」九姑娘氣不打一處來，狠狠一拳頭砸在了柱子上，「娘的，怎麼會出這樣的事？二爺，你仔細想想，你得罪了什麼人？跟誰結仇了啊？」

陶賀想了想，「二爺的仇家多了去，可有這樣的膽子，敢在湘南藉著九姑娘的名頭劫人，又能和軍營裏的將士硬碰硬，並成功把人帶走的，還真是沒有。」

「怕這仇家不是我的。」陶風清眯了眯眼。

陶賀和九姑娘都是聰明人，他一說，他們就明白了。

九姑娘手一揮，「管他是誰，若要是尋仇，光明正大尋就是，可偏要縮頭縮尾躲在我黑寡婦的旗子下面，他既然招惹我，就別怪姑奶奶我心狠手辣不講情面了。」

「九姑娘，我找到了一個人！」一人急急忙忙的朝他們幾個喊道。

余賢認出了來人，驚喜的道：「是榮副將。」

榮真的樣子有些狼狽，手上還掛了彩，胡亂用布纏著止了血，「姑爺，我沒有保護好小姐，是我失職。」

「你是林……岳父的副將，請罪也不必對我。對方是什麼人，榮副將心中可有猜測？」陶風清問。

榮真看了九姑娘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九姑娘眼一瞪，抬著下巴叫囂起來，「你看我做什麼？姑奶奶我一個女人，要搶人也是搶你，搶你家小姐能幹什麼？燒香供著光宗耀祖啊？」

「姑爺，借一步說話。」榮真抱拳一禮。

九姑娘不依不饒道：「借幾步說話都不行，這是我的地盤，你嫌我礙眼，那你別來啊！我跟你說，我……」她正想好好挑釁一番，卻瞥見陶風清冷眼看著她，聲音漸漸小了下去，不情不願的改口，「我跟你說，就這一次，下次有什麼話，必須當姑奶奶我的面說。」

說完，她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，帶著人走開了。

榮真有些嫌棄的掃了她一眼，這才道：「攔轎子的人裏有山匪，但也有高手，訓練有素，不像是普通看家護院的打手，我懷疑是衝著將軍來的。」他頓了頓，「那些高手故意將我們的人引開，帶走小姐的，我確定是山匪。我想，他們想要的並不是小姐的命。」

陶風清冷笑一聲。

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余賢急問。

「我已經派人去找這裏的官員，派人搜山的話……」

「那就真找不到了。」陶賀打斷了他，「這事交給九姑娘去做，我想很快就會有消息的。」

Crescent Family